



禾林小说

HARLEQUIN®

一世情缘系列

错 婴 恋 曲

蕾贝佳·温德斯 著 盛菡芳 译

BOTH OF THEM · REBECCA WINTERS



现代出版社

错婴恋曲

BOTH OF THEM

作者:Rebecca Winters

蕾贝佳·温德斯

译者:盛菡芳

禾 林[®]
现代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95—8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错婴恋曲/()温德斯(Winters, R.)著;盛菡芳译. -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5.11
ISBN 7-80028-300-3

1. 错… I. ①温… ②盛… II. 小说-世界 N. I 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9426 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错婴恋曲

BOTH OF THEM

原 著： 蕾贝佳·温德斯 (Rebecca Winters)

译 者： 盛菡芳

出 版： 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,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： 张俊国

印 刷：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：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： 787×1092 1/32 6 印张

版 次：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 25000 册

Harlequin®、禾林，及 Jo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标为加拿大商哈利奎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，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，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 号： ISBN7-80028-300-3/I·064

定 价： 6.20 元

主要人物

阮瑞斯：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银行总裁，为人热情，错抱苏珊之子。

艾凯西：苏珊之妹，精通填充玩具物创意、制作及买卖，富艺术气息，根据苏珊之遗言寻找苏珊的亲生子。

苏 珊：凯西之姊，后病死。

泰 德：苏珊之夫，车祸中丧生。

杰 森：瑞斯之子，被苏珊误养。

嘉 奇：苏珊之子，被瑞斯误养。

娜 娜：瑞斯的女管家。

蕾 娜：瑞斯之姊，水彩画家。

葛洛莉：瑞斯的前妻。

一个还嫌少

阮瑞斯

两个婴儿一对宝	一个还嫌少
千错万错不得了	错把婴儿抱
命运有时很奇妙	安排恰恰好
两个儿子我都要	志气比天高
这个构想真烦恼	都怪我自找
其实一箭想三雕	不怕惹人笑
谁叫你又淑又娇	贤妻良母料
爱情长跑累不倒	爱你爱到老

1

没错！他就是孩子的父亲！同样橄榄色的皮肤，熟悉又桀骜不驯的下巴，还有那一头深黑的头发，即使从远处看，凯西也会惊叹这遗传的鬼斧神功，两人简直像极了。

艾凯西难以置信地靠在门柱上，想起姐姐那份惊人的母性直觉：

凯西，自我第一次将小杰森抱在怀里，就觉得不对劲，如果泰德还活着的话，他一定也会这么说的。我判定杰森不是我们的孩子！

还记得我告诉过你，杰森如何在刚生下来就被送往加护病房的吗？还记得我告诉过你，当天同时也有一个灾祸，有好多受难者都被送往医院吗？那天早上，医院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，我确实认为，他们从加护病房抱错婴儿给我。

杰森应该送还给他的亲生父母。答应我，凯西！帮我找到我的孩子，然后替我抚养照

顾他，这样我死了也安心。

杰森酷似他生父是无法辩驳的事实，凯西眼看着这个情境，内心是激动地冷一阵、热一阵。凯西又狠狠地端详个仔细，就连那修长的顶端呈方形的指头、皱着眉毛、一副不高兴的模样都像极了他的父亲。才九个月大的杰森，简直就是阮瑞斯的翻版。从门廊看进去，凯西可以看到这个贵族绅士就坐在桌子后面，大声地在电话里对大凤凰城财务公司的部属下达命令。

凯西本能地闭上眼，心想姊姊苏珊的亲生儿子原来是被这对达官显贵夫妇抱走了。苏珊的孩子现在被冠上阮氏家族的姓，将来必定是阮氏家族的继承人之一。

阮瑞斯夫妇可曾像苏珊一样怀疑九个月前的那一天？他们可曾发觉怀中的婴儿没有阮氏家族所有的特征？……凯西好奇地想着。

“进来吧！艾小姐！”阮瑞斯放下听筒，一脸不耐烦地叫道。凯西进去之前，紧张地瞄了一眼熟睡中的杰森，他正安稳地躺在秘书桌旁的小娃娃车里。

站在全套核桃木镶嵌的大办公室里，五

尺三寸的凯西，即使穿了几寸的高跟鞋，仍然显得娇小。令她失望的是，偌大的办公室里，竟然没有一张他妻儿的照片。除了墙上的几幅画和一盆放在书桌旁的盆栽外，整个房间的感觉是一尘不染、清爽明朗。

凯西在他桌子对面坐下。“感谢你在百忙中抽空见我，阮先生！我了解这件事情太突然了。”

“我的秘书卜太太说你有极机密的事与我谈，而且不肯对她透露。”

“我不能对她透露。”凯西立即回答，她一双坦白、碧澄的瞳孔，流露出恳求的目光。“这件事也牵涉到尊夫人，和其他人无关。”她轻柔地说。

阮瑞斯倾身向前，双手交握，恶狠狠地看着凯西。浓长的睫毛下是一对深蓝的眸子，就像杰森……阮瑞斯的一双眼睛使凯西想到火柴棒上燃烧的蓝色火焰。

“卜太太不会不问一声就替我安排约会的，艾小姐。她为你开了一个先例，你说是一个有关生死的大问题，我希望你所说的是实情。否则你以谎报的方式进入我的办公室，

肯定会遭到法律纠纷。不过，我还是取消一个重要的董事会议和你见面。”

他那骄矜傲慢的态度简直令凯西停止呼吸。若不是为了大家幸福着想，她真会暴跳如雷地不顾及他那张贵族的脸面，把门一摔走出去。

“事关你的儿子，”她平静地说道。

阮瑞斯的脸突然狰狞起来，他倏地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双手按在桌上，身体前倾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假如你是在策划一项绑架案件的话，我警告你，我的安全人员是随时待命的，等你走出去，警铃一响，配带武器的安全警卫会立刻采取行动对付你！”

“你是偏执狂吗？”凯西吓得怔住了。她现在才想起阮氏家族的财富是绑架的最佳目标，一阵冷颤迅速地遍及全身。

“我只给你三十秒解释。”

“我想你还是坐下来比较好。”她说。

“时间快到了！”

为了不要显得自己那么不堪一击，凯西力图振作，也站起来，抓起身前的皮包说：“你简直像要雪耻复仇的王子，随时准备战斗

似的，我无法跟你解释什么。”

他看了一下腕表：“你还有十秒钟，之后你就得向法官解释一切了。”从他那可怕、冷酷的表情和音调看来，凯西知道他是认真的。

面对即将解释真相的压力，凯西的紧张和焦虑到了极点。然而唯有通过眼前这个人和他的太太，才能让她抱回苏珊的儿子，这使她不得不鼓起勇气。

她深呼吸一下，说道：“我无意中得知你们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儿子，他是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棕榈湾健康中心。而我的姊姊苏珊也在那儿同一天分娩。直到临死之前，她都相信一切都是医院当天那场混乱所造成的。当时附近的化学工厂爆炸了，伤患挤满了整个医院，也许忙中有错，在加护病房里的新生婴儿，被张冠李戴地系上错误的名牌，才会造成你们彼此错认了亲生儿的不幸。”

好长一阵沉寂，他的脸硬如坚石一般，没有任何表情。“这样吧！”他终于咕噜地说道，“我已经听完你的故事，现在我希望你请一位律师；因为你将会需要一位律师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眼看阮瑞斯按下电话内线按

钮，凯西急忙叫道。本以为这离奇的事件会引起他的注意，没想到他竟然叫进安全人员！

“已经太迟了，艾小姐。”

随即一阵门响，凯西看到一名携有枪械的警卫和一名警员，双手按着枪套走进屋里，身后跟着神色慌张的卜太太，她手上抱着蜷曲蠕动的小杰森，他正哭闹得不可收拾。

“嗯……有什么……”阮瑞斯吞吞吐吐地停下来，用手抓一抓头发，一面恶毒地看凯西一眼。不过由于太关心孩子的缘故，凯西毫不畏缩地放下皮包迳自走向杰森。

自从两个月前苏珊死后，凯西和杰森就密不可分地在一起，虽然她不是杰森的生母，但对杰森的每一分疼爱却和母爱一样强烈。把杰森留给卜太太照顾让她觉得有点罪恶感，虽然只照顾这么一会儿而已。小杰森想必是饿醒了，然后被头上晃动的陌生脸孔吓哭了。

“什么事，阮先生？”警卫问道。凯西根本没听到阮瑞斯如何回答，她的视线完全被杰森吸引住了，他精力充沛的哭声响彻了整个办公室，一面伸出小手不停地叫着，“妈妈！”

妈妈！”

凯西顾不得眼前紧张的气氛，脸上按捺不住地浮起一丝微笑，因为是阮瑞斯自己的宝贝儿子造成这一切混乱的。

“噢！妈妈在这儿，亲爱的，”凯西从卜太太手中接过杰森，抱入怀里，一面亲吻他濡湿的黑色卷发，一面用另一只手轻拍他的背。

事实很明显，杰森只要凯西，不要别人。他紧紧地黏靠在凯西身上。一阵母性的光荣燃烧她的全身，几乎使她步伐踉跄摇摇欲坠。就在那一刻，凯西深刻体会到她永远不会放弃杰森，她突然意识到到这里来也许是一个错误。

当初动机一片善良，凯西走进阮瑞斯的办公室，扰乱了他舒适、井然有序的生活。如果阮瑞斯认定这是一桩企图绑架勒索的案件，而想采取任何行动的话，那么他对这个从医院抱回来的儿子的爱，一定像她自己对杰森的爱一样毫无保留。她想完成姊姊临终的愿望，可是现在她了解了，她办不到——这对大家都是不公平的。

“阮先生？”她打算开口，但是一看到阮瑞斯灰白的脸，便立刻收住了口。她完全没有注意到，原先只顾着照顾杰森，现在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孩子的父亲，其他人早就告退了。

凯西猛吞了一口口水，松开杰森拉扯着她头发的小手，然后抱着他转向孩子的父亲。突然她听到他颤抖的声音，“天哪！怎么会这么像！”

对他的遭遇，凯西感到一股悲天悯人的心情。她难以想象从呱呱坠地，就一分一秒细心哺育的儿子，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那将是多么残酷的打击。

“我看到你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。”她平静地说道。他的视线从孩子身上移到凯西身上，目光中充满了柔情。

“他叫做杰森，”凯西加上了一句。小杰森一听到有人念自己的名字，立刻转过头来，吵吵闹闹地调整姿势，好让凯西抱着，他一面把头埋入她的颈项，一面拧着她的衣服撒娇。

“我能抱他吗？”阮瑞斯的声音紧绷着，说

完便伸出双臂把杰森抱了过来。

“当然可以！不过如果他又大哭，不要觉得惊讶。因为他现在除了我之外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”

杰森突然被抱离凯西的怀抱，小腿立刻猛烈地乱踢乱蹬，小小的身躯扭成一团，而且扯开嗓门放声大哭，惊动了整层办公室。但是却打扰不了这对父子之间最亲昵的一刻。

他们看起来如此完善动人，凯西的喉咙突然好像被硬块堵住似地说不出话来。

阮瑞斯高高举起伤心的儿子，不顾自己华丽昂贵的西服，任意让他在自己肩上扯呀踢呀。“你有没有带奶瓶，我来喂他？或许他就会安静下来。”

凯西觉得自己早该想到才对，她开始在卜太太拿进来的手提袋中翻寻：“在这里！”

他坚定但温柔地把杰森抱进臂弯里，并且熟练地把奶嘴塞进他的嘴巴。每一个利落熟练的动作都提醒凯西，他就是这样小心细致地抚养着苏珊的儿子，善尽父责地持续了九个月。

然而杰森并不合作，他越哭越凶，使尽

全力想踢开奶瓶和他的父亲。凯西看出阮瑞斯已经开始茫然不知所措了。

“何不让我给他换尿布？”她轻声地建议，“这也许就是他哭闹的原因。”

他斜睨了她一眼，令凯西不得其解，不过显然他并不愿意把哭成泪人儿的杰森送回凯西的怀抱。当杰森又依偎着凯西时，阮瑞斯赶忙把小婴儿睡篮拿过来，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，把一旁的电话挪开。令凯西觉得人生奇妙的是，她竟会在这里为杰森换尿布。

当她替孩子换干净尿布时，阮瑞斯小声地不知咕噜了什么，而且情不自禁地把杰森的右脚握在自己手里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小杰森似乎也不那么烦躁了，事实上他顺服了一些，无疑地，因为他获得足够的注意力了。这种极端的转变便成为小杰森少年时代一个极重要的特性。

凯西对杰森的右脚很感好奇，他的第三、第四趾是连起来的，这是苏珊和泰德两家族都不曾有的特征。阮瑞斯似乎对这种现象也很有兴趣。

“他是我的宝贝儿子！”他义正辞严地宣

布，然后发出极度欢愉的赞叹，眼中亦放出无比的荣耀。

“我们或许应该把两个小孩送去医院验血型。”

“我们会的，”他喃喃地应道，“但是事实就在眼前。”他抓住杰森的手，把他从桌上拉起，试试他的力量有多大。杰森双手握拳，使劲抬起上半身从桌上坐起来。阮瑞斯高兴地呵呵大笑，小孩也觉得好奇新鲜，父子两人玩在一起了。

由于屋子里有点凉，凯西从手提袋中找出婴儿睡袍给孩子穿上。“我来给他穿！”阮瑞斯说，语气中有明显的占有意味，他熟练地给小孩套上小白袍，打点完毕，阮瑞斯将杰森从篮子里抱出来，高举在自己肩膀上，还一边拨弄杰森的头发。凯西注意到即使连父子俩的头发的分线，都在同一边。

不用说，这父子俩早忘了凯西的存在，阮瑞斯抱着杰森走到窗边，繁华的凤凰城就匍匐在他们脚下。他不管说什么，都是只说给儿子听的，凯西明白阮瑞斯已经把杰森当成天之骄子般地宠爱着。

现在，加上阮瑞斯的太太，这世上有三个人成为杰森的至亲最爱，突然间，事情变得更错综复杂了。凯西本能地了解杰森的父亲不会放弃任何属于他的东西，所以这件事要和解的话，恐怕要大家拟出各自的休假时间表，因为凯西也不打算失去杰森，她实在太爱他了。

“阮先生，我今天还得搭机赶回去，你认为我们今天早上会见夫人，并且告诉她事情发生的经过可以吗？我迫不及待地想看我的外甥，而且想在和杰森一起回旧金山之前，有和外甥相处的机会。”

“旧金山？”他立刻转身，满脸狐疑地看着凯西。

“杰森和我住在那里。”

或许是她的声音吸引了杰森的注意，这时杰森又开始哭闹着要凯西。阮瑞斯心疼地抱着孩子哄着！孩子却只想挣脱父亲的怀抱。这孩子从一生下就有意志倔强的表现。这时凯西知道他为什么哭闹了。

“他该吃奶了，需要冲奶粉。”一句温柔的提醒迫使阮瑞斯将杰森交还给凯西，从他